



穿过小镇的夜

□谭鑫

晚饭过后，夜越来越深，我终于下定决心，出门换一种方式散步。

趁着闲暇，拖上在家准备打游戏的弟弟，索性选择更远的路线，骑着电动车往霓虹灯和喧哗声的背面进发——那一片浸泡在黑夜里的小镇，每条路上都曾洒落过我的童年。

初夏的天暗得极缓，像我们骑行的速度，慢行在乡村无灯的村道中，如同走在重拾青春的路上。暗行爬上芜杂的村道，或许是刚经历春天的洗礼，两旁的树木在无人注视的时光里疯长，苍天的架势像手掌在头顶形成合围，密不透光自成一界，行至其中视线像突然堕入冬夜，若无车灯打着，只有林外水泥路的微弱苍白，是此间唯一的鲜明路引。

夏夜的山间小道自不乏凉风，驶至林深处，鼻尖攀附着微凉的湿意。有些路段不得不用车灯探道，风声侧耳间，引来蚊虫撞上脸颊，偶有一两只迷人眼睛，几番睁眨，流落眼角处，即可伸手拭去。飞蚊几番忘命纠缠之下，只好选择继续关灯潜行。

越靠近镇上，蜿蜒的道路开始盘踞，整段儿时上学需要走近四十分钟的路，如今骑车，十来分钟就可到达。

阔别多年，某段路至今频频出没于我的梦中，我时常梦见自己在一个放学晚归的傍晚行走其中，漫长山道只剩我形影单只，踏步落足似有回音，而头顶的昏沉天色像山一样灌压而下，似乎是恐于夜里独行，又或是焦虑不能按时回家，那种深怕脚步敌不过黑夜的燃眉之急，从梦里醒来时依旧心有余悸，赤膊入睡也止不住地手脚汗涔。

而今夜反向而行，来此故地，我提议推车步行，和老弟谈起其中故事，与其说是给弟弟听，更像是说给这段路听。

走过梦中大道，继续踏车前进。这条路儿时上学的必经之路，有些已经彻底埋入

周末，小罗在同学群里倡议，为刚从外地回来的小李同学接风。在城里的几个同学都纷纷响应，小李好几年没回来了，大家都很期待这次重逢。

晚上六点，七八个同学准时来到餐厅，大家都很激动。

“来来来，欢迎小李同学回到家乡！”菜还没上桌，同学们就迫不及待起立举杯。

“我一听就是你的声音。”众人刚坐下，从隔壁雅间过来一中年男人，端着酒杯笑眯眯地向小罗打招呼。

“给同学们介绍下，这是景区策划大师胡总，我们这里的4A级景区盛湖就是他参与策划的哟。胡总，这些都是我的同学，你打个批发就是。”小罗话音刚落，同学们再次起立与胡总碰杯。

胡总端起酒杯，让服务员加了个凳子，坐下来说道：“你们不晓得，周边区县很多景区的打造方案都是我策划的，给大家讲讲我为X城凤凰岛策划的经历……”

菜上齐了，一桌人都专注地望着他，谁也没好意思先动筷子。

“邻省小南山也是我策划的。”胡总接着说，“之前他们找了很多规划都不满意，

记忆——黄葛树路口旁的人家不知何时已搬走，只余一堆废墟；桥边的小卖部拆了，简易招牌上的商店二字尚影影绰绰。

目的地便是一个叫致韩的小镇，那里有我曾读过的小学，也是本镇的市集。我曾为它写过一首小诗：“致韩是最熟悉的一个小镇，我却向来不知这里有多少人，不断有人从这里出去，顺手用回忆拴住一道门，再次开启时，除了吱呀的回声，只有无名无姓的灰尘……”

不知何时起，这里早已不是我曾熟悉的那个小镇。来到镇上，仿佛从黑暗跳进了光明。路宽了起来，道路两侧有房屋渗出的微光，也有了人声喧哗，视线中的风景不断倒退，有些脑海里不曾有过的新房和地标，却掩盖了旧的记忆，弟弟一一向我介绍：以前拥挤的三岔路口，如今修了新的公交车站；曾经最贵不过一碗抄手的小食店，已整装为一座酒楼，与时俱进地主营起了江湖菜；位居镇上最高处的我的母校，现在也是大变样……我囫圇地听着，匆忙的夜行无意沾染过多新的记忆，更没有像之前那样下车步行。

暗夜里的小镇，有一种白发染回青灰的锋芒，这注定是一场出乎意料的翻新之旅。

更让我意外的是，眼前这个少年并没有在此留下童年，不过20岁的他何以对此如数家珍？

在我曾经的小学校门前，我们下车暂作休息，我向他抛出这个疑问，借着黑暗中忽明忽暗的火星，他吐出一口气，“去年夏天，我在这个镇上租了两个月的房，做游戏直播，镇就

和我联系过多次，我才实地去勘察……”

一女同学开始夹菜，见状，另两名女同学也开始举起了筷子，男同学们则端着酒杯，对着胡总不时点头。

胡总已从A城的景区说到B城，丝毫没有停下的意思。

小罗举起了酒杯：“胡总，感谢您为我们城市的建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今天是我们老同学聚会，我代表同学们再敬你一杯。”

胡总笑眯眯地端起酒杯，喝了一口：“C城的景区临峰峡现在很火爆，也是我策划的，这说来话长，那还是七八年前……”

嗨，女同学小红的微信响起，她低头一看，是坐在对面的小雪在和她私聊。“这人还要说多久啊？”“是啊，我们这可是同学聚会呢……”二人聊着聊着，便将桌上的其他几个同学拉进了临时群。

“呀，你还在这里啊，桌上的都在等你呢。”从外面进来一男人对胡总说。

救星来了，有同学在微信群里欢呼，人人心里都乐开了花。

“来来来，这是我们公司的小孙。小孙，来给大家敬一杯。”胡总热情地招呼道。

这么小，里面的哪样我不晓得嘛。”

从镇上出来，我们没有按原路返回，而是由老弟引路继续往前方开，他坚持带我去邻镇参观我的中学校。

无形中，我们用滚滚车轮在地图上绕了一个小圈，弟弟笑言：“今晚仿佛参观完你的前半生。”

我附和一笑，想起今晚这段路途的中下部分，在从致韩镇离开的路上，我看着街面上还有正在收货的商店，不确定地问：“那这里还兴赶场天不？”弟弟说：“当然！”

“还是跟我们小时候一样闹热吗？”“怎么可能，基本都是一群老年人。也不知道他们为啥这么执着，非得来赶每个月的三、六、九日？”

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只是下意识地看了下手机上的时间。

巧了！今天正好是个赶场天。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敬酒

□周成芳

见同学们都站起来举杯，小红和小雪也慢吞吞地站了起来，机械地端起了酒杯。

胡总端着酒杯，又讲了一会为C城景区做策划的事，随后对小孙说：“你先回去，我们这里谈得正开心呢。”

我晕，微信群里，有同学发了个愤怒的表情。男同学们都强打精神端着酒杯望着胡总，偶尔低头参与群里的聊天。

“这人还要演讲多久啊？”“小罗，能不能想法让他离开啊？”好几位同学都开始@小罗。

“对了，胡总，你们那边是哪些人啊？走，我跟你过去拜见下。”小罗说完站起身来，搂着胡总的肩膀去隔壁雅间。

终于解放了，有同学忍不住在群里发了放鞭炮的表情。

“等会，我先去那边坐会，一会再回来继续和你们吹哈，最多五分钟。”胡总说完，向他们挥挥手，恋恋不舍地带着小罗去了隔壁雅间。

我的妈呀，有同学终于忍不住发出了尖叫声。怎么办？大家面面相觑，随后异口同声：“走，小李同学，我们换地方！”

（作者系重庆市开州区作协副主席）

青藤之美

□张儒学

青藤没有参天大树的挺拔，但它却十分美。因为它心中有梦，脚下就有路，乐观向上地生活。

那天，我正好没事，看到别家阳台上种满了花草，我也想在阳台上种盆花，便去小区外的一处空地弄点泥土。下班回来的小刘从这儿经过，便主动帮我。小刘一家租住在我们家楼下小区外的那间小屋，他在建筑工地干活，妻子在一个小区做保洁工，两人为人耿直爽快，也乐于助人，小区的人都喜欢他们。

花盆弄好后，就放在阳台上，栽上石榴花、指甲花、君子兰。我去买了些营养素来喷洒，每天不停地浇水，真算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这些花草上。可不知怎么的，这些花草不但没有生长，反而还变黄变枯了。看见小刘家的那根青藤却

长得枝繁叶茂，我便问他：“你这是种的什么花呀？”小刘笑了说：“这哪是花，就是一根青藤。也不是我种的，是它自己长出来的，我顺便把它移栽到盆里了。”

这根青藤越长越茂盛，在密密麻麻的绿叶丛中，不时绽放出鲜艳的花朵，成了一幅美丽的风景，让我好生羡慕。小刘夫妇多半是早出晚归，没啥时间来管理青藤。尽管这样，青藤却显得格外坚强，哪怕阳光被高楼大厦挡住，却仍在努力向上生长。不久，我发现这根藤被人连根拔起。原来，房主人收回了房子，装修后变成铺面重新租给别人经商，而小刘夫妇已不知去向。

半年过去了，一天我去郊外散步，偶然发现一排小屋前，有一株长得十分茂盛的青藤。一打听，原来竟是小刘夫妇租住在这

儿。夫妻俩刚下班，妻子正在屋里忙着做饭，小刘正好出来给青藤浇水。我问道：“怎么你又在这儿种了一根青藤？”小刘说：“因为和青藤相处久了有感情，怎么也舍不得扔下不管，于是就回去把拔掉的那根藤桩拿了回来，没想到竟活了下来，还长出了嫩芽，后来就越长越大。”

后来，我散步又去了那儿，看见青藤已越长越高大，不时还有小鸟飞来绿叶丛中欢叫不停。这株坚强的青藤，似乎让我看到了像小刘夫妇一样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们，他们不论生活在城市的哪一个角落，总会像青藤一样顽强地生长，心中充满着美好的梦想，且乐观开朗，积极向上。

（作者系重庆市大足区作协副主席）



雨伞(外一首)

□二月早春

收折之间
我们相聚又别离

雨落时，撑开一片天空
我们低头无语
雨滴，敲碎心的倒影

你掌心那潮湿的印记
在褶皱里深藏了太久
渐渐润成泪痕
像未寄出的情书
沉重得无法打开

我们，曾在伞下并肩
雨水沿着伞骨滑落
像时间的针
细细密密，缝补
眼里的沉默

当阳光再次伫立左岸，你
收起伞，像收起了一座断桥
而我右岸的影子
被晒得很淡，很淡，很淡……

而今，每当下雨
我仍会想起
那把伞，和它撑开的
那一小片
无人认领的晴天

风的独白

三叶风车在山巅
转出又一个黎明
把朝霞与云朵
演绎成变幻莫测的情景剧

江南岸的绿意酒开来了
冻土也褪去了最后一片铠甲
柳树叶低眉絮语时
小鸟的啾啾
也朝向柳枝摇曳的方向

暖风柔软，逍遥又自在
把我吹成春风得意的样子

面颊微凉处
是夏天未署名的馈赠

灰色的白色的云追风而去
一些云朵也有了心事

细雨在黑夜里东斜西歪
把失眠辗转成左右为难的角度

水上的涟漪如宣纸铺开
波纹烙印着风一样的文字

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
那是爱情永不偏离的轨迹
天涯咫尺，不问东西
（作者系重庆市新诗学会会员）

在一个朋友的水田旁边

□屿夫

田里，轻俏的涟漪荡漾，波纹耀金
秧子好像一根一根的丝线
等待他巧手编织锦绣

在这个时节
最紧要的劳作与最重大的价值
布谷鸟殷勤催促，插秧去
那青绿禾苗啊
关乎温饱，关乎族群及人类的繁衍生息

一碗米饭，配一碟陈年的咸菜
再端来盆米汤就饭
其味有绕心的美，吃得清爽，干得开心

取鼎锅上悬挂的老腊肉，炒蒜苗
真正香到奢侈
疲惫尽扫，院坝的木桌旁
说些盐咸醋酸的松弛
约定新米出来，须留给我四五十斤

我恭维你，堪称掌握耕耘
和生活精妙的大师，你仅报以浅笑对之
而我呀，却思索怎么样
把自己的文字置水田中洗涤九次
（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